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 著



9704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附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四篇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 著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附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四篇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 著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01-0/K·489

1995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267千

印数 8 000册

印张 11 1/4 插页 5

(60克纸本) 定价: 13.8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译者的说明

这个译本最初是五十年代崔妙因根据罗曼(J. Roman)的法译本翻译并由我校订的(不清楚的地方参考了原文)。译稿交商务编辑部后,编辑部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加工,但由于大家都了解的原因,这部译稿未来得及付排就被搁置下来了。

这之后十余年我们曾同编辑部联系一次。编辑部为统一体例,要求我们再据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罗尔夫译的拉英对照本重校一遍。我们把英译本和法译本对照了一部分,感到两个译本的差别很大。法译本文采较胜(有的地方过于俏皮,脱离了原文的风格),但是译法比较自由,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意译,其中颇多自由发挥之处。英译本因有拉丁原文在旁对照,而且也为了帮助理解原文,所以译文比较严谨,有个别地方当然有点生硬,但总的说来却接近于我们的翻译要求:宁肯牺牲文采也要保持准确,而在撒路斯提乌斯特殊文风的情况下,则是宁肯牺牲简洁(过分的简洁造成晦涩)也要做到清楚明白。如果一定要寻求对等的文字,那就非得用先秦的古文翻译不可,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根据英译本校订自法译本转译的译文,要比直接自英译本转译要吃力得多。因此这个译本就是完全自英译本转译的,是一个全新的译本,但个别地方,特别是原文本来不大清楚的地方,也参考了原文和罗曼的法译本。

注释有译者自己加的,也有采自英法译本的;对英法译本注释的态度是择善而从,但都经过译者的核对,有的则作了删节、合并、改写或订正,如有不当之处,责任均在译者。法译本另由葛尔策

(M. Geolzer)加注,比英译本详细,但议论过多,近于述评,因此我们只采用其有助于说明事实的部分。

本书是古代罗马久负盛誉的史学名著,同时又是罗马文学中的杰作,它兼有文史两方面的重要性。它对于古代西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对我国一般读者来说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译序对作者和他的作品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此书。我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整个历史背景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希望读者同时也能找一部罗马史来翻翻,以便了解书中所提到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西塞罗的四篇《反喀提林演说》也是拉丁文献中脍炙人口之作,它们几乎被收入每一部拉丁文选之中,但它们只有和《喀提林阴谋》对读才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现在我根据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的洛德(Louis E. Lord)译本译出(同时参考了三种原文)作为附录,俾成完璧。

作者的正面和侧面半身像是我从有关文献中搜集来的,因为译者的部分读书笔记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所以一时举不出图片的资料来源,请读者鉴谅。另外两幅(一幅是绞死朱古达的罗马地牢,一幅是描述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反喀提林第一篇演说时情景的壁画)则取自日本新光社《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五卷·罗马之兴亡》,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图像因常见于一般史书画册中这里就不重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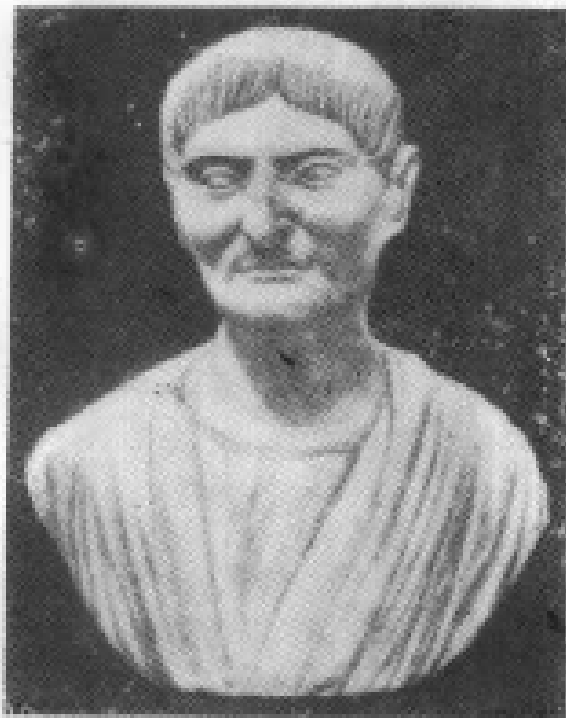
这次译本的每一部分都由崔妙因复阅过并提出修改意见,有不少地方是在我们共同研究后确定译法的,法译本的注释也都先由她译出初稿最后由我删定。这是我们继塔西佗的《编年史》、《历史》之后合作的又一个译本。这三个译本都是拉丁文献中以高度简洁著称的绝无仅有的著作,我们有机会把它们介绍过来,当然感

到欣慰。如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教正。

此书最初着手翻译时我们都只是 30 岁刚出头的青年，而这次出版，我们都已经离休，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

C. Sallustius Crispus
BELLUM CATILINAE
BELLUM IUGURTHIN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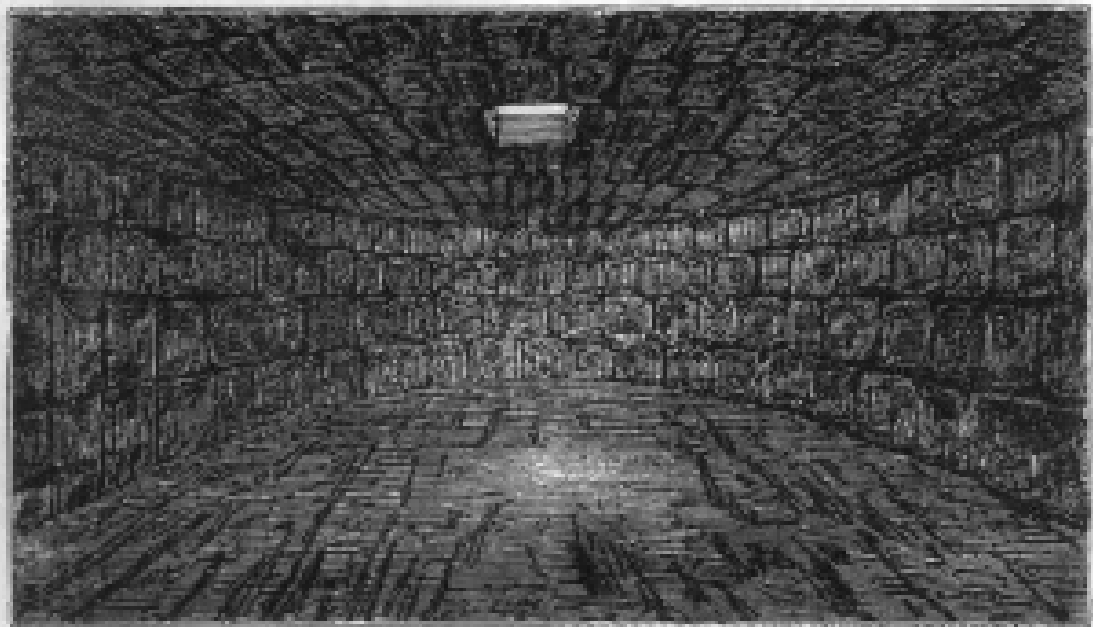
据罗叶布古典丛书罗尔夫译，拉英对照本(初版 1921 年，
修订版 1931 年，1971 年第 5 次重印)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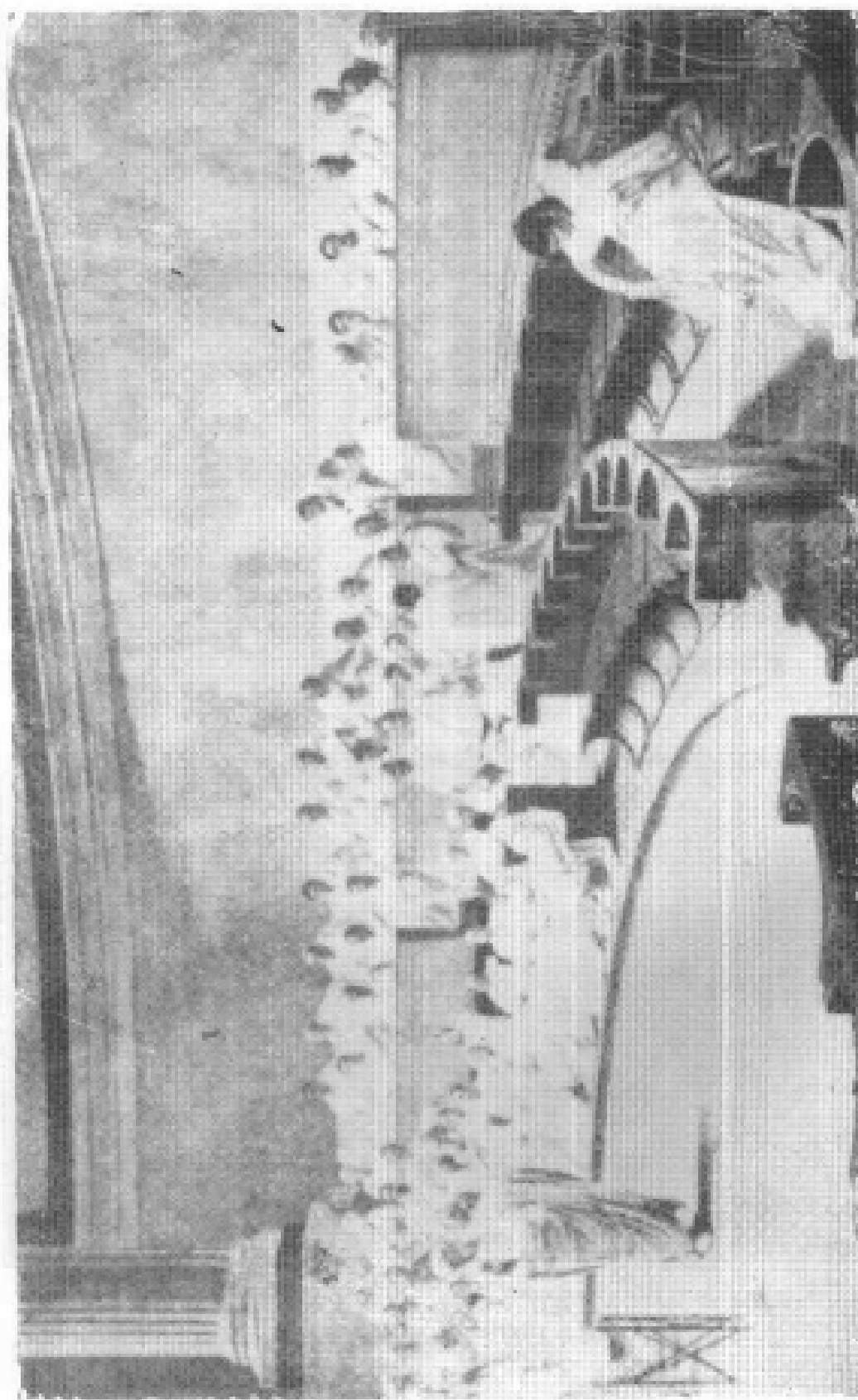
塞路斯提乌斯正面像



塞路斯提乌斯侧面像



说明：罗马地牢(参见有关注释)。公元前 104 年朱古达被绞死在这里。圆天井上的方形天窗是地牢的唯一入口。



说明：现在罗马元老院的壁画，描述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喀提利纳第一演说的情景。

目 录

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王以铸)	1
生平点滴(1)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12) 关于喀提林阴谋(18)	
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问题(36) 《喀提林阴谋》是否为恺撒辩	
护以及撒路斯提乌斯是否为西塞罗的私敌的问题(43) 关于朱古达	
战争(47) 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罗马(59)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笔和	
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64) 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75) 《喀	
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的结构(79)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	
和版本(89)	
喀提林阴谋	93
附录	
反喀提林第一演说(西塞罗)	156
反喀提林第二演说(西塞罗)	172
反喀提林第三演说(西塞罗)	187
反喀提林第四演说(西塞罗)	202
朱古达战争	216
参考年表	331
要目索引	341

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

罗马史学有这么一个特点：传世的历史作品的作者，他们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李维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乌斯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后人读其书，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里提到他的片言只语连缀起来，看一个轮廓而已。这些史料散见于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 通称圣·吉罗姆St. Jerome)以及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Servius)给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所作的注释。本来阿斯科尼乌斯有一篇《撒路斯提乌斯生平》(Vita Sallustii)^①，可惜失传了。

生平点滴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

^① 克温图斯·阿斯科尼乌斯·佩狄亚努斯(Quintus Asconius Pedianus, 前9年—76年),他和李维一样,也是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天的帕都亚,Padua)人,李维比他长50岁,应当是前辈,但他们仍算是同时代人。李维在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竟从西班牙南部千里迢迢到罗马瞻仰他的风采这一点可以为证。所以阿斯科尼乌斯有“我们的李维”之称,表现了作为同乡的自豪感。保留下来的他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注释的片段在年代和背景方面都作了说明,而他写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传记一事,见于他给贺拉斯(Horatius)的《讽刺诗》(I, Z, 41)所作的注释。

ispus)公元前 86 年^①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 90 公里的小城镇阿米特尔努姆 (Amiternu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作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 449 年,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 449 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②,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 290 年的事情了。萨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的萨宾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③。萨宾人成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 268 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融合为一体了。

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仪式。从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

① J. 罗曼把撒路斯提乌斯的生年定为公元前 87 年,但公元前 86 年之说似乎更普遍。

② 李维:《罗马史》,第 3 卷,第 38 章。

③ 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罗马史》,第 1 卷,第 14 章。

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

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芴(Vespasian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

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不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泰乌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腓洛洛古斯(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 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①，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提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下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M. Tullii Ciceronis] 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 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为 2 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世时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撒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

①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 10 章。

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必过于认真对待。

罗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起定额增加到 20 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分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于政治活动……”^①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②，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 J. 罗曼定为公元前 59 年，英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帕锡克则定为公元前 54 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

公元前 52 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他的有记载的第一个政治活动。这就是：在这一年的 1 月 18 日，深受民众欢迎的克劳狄乌斯在群殴中被杀死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温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与提图斯·穆纳提乌斯(Titus Munatius)一道持反对西塞罗和杀害克劳狄乌斯的米洛的立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 64 年本来是极力反对喀提林的活动的，应当说是站在西塞罗的一面，不想两年后，却卷入了一场丑闻之中。原来在公元前 62 年 12 月，在当时担任

① 《喀提林阴谋》，第 3 章。

② 《抨击》，第 5 章。

最高司祭的优利乌斯·恺撒宅中举行纪念古意大利丰饶女神(Bona Dea)的节日时,这个克劳狄乌斯竟化装成妇女混到这只许妇女参加的活动中去。其原因只是作为恺撒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机混进去幽会罢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渎神行为引起的轩然大波自然使克劳狄乌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卖的罗马,他仍然能用钱打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西塞罗提出了克劳狄乌斯那天确实在场的证据,使他大失面子^①。克劳狄乌斯这方面也千方百计为此向西塞罗进行报复。公元前59年即恺撒任执政官的一年,克劳狄乌斯迂回作战,先是借恺撒的力量——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见这是当时罗马的风气——使自己转入平民等级,然后当选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继而他用讨好民众的办法在取消了埃利乌斯和富菲乌斯法(Leges Aelia et Fufia)^②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这样,西塞罗在对付喀提林的阴谋时处死罗马公民的做法便旧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罗为此只好亡命而离开罗马,克劳狄乌斯除了赶走西塞罗之外。还和庞培作对,而从恺撒(在克拉苏的一派里)和庞培两种势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劳狄乌斯显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一般史书说撒路斯提乌斯从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实他们的关系还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则是站在庞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罗一面的。米洛和克劳狄乌斯的斗争在恺撒和庞培的较量中表现为直接的、明火执仗的格斗,它在几年当中把罗马搅得乌烟瘴气。西塞罗被迫亡命后,米洛极力活动使西塞罗返回罗马。此人后来(公元前48年)因勾结玛尔库斯·凯利乌斯·茹福斯(Marcus Caelius Rufus)

① 这一点可以证明西塞罗的正直,不包庇自己的熟人。

② 这两个法律大约是在公元前150年通过的,具体内容未详,大体上都对高级长官的职权作了规定。

进行反恺撒的活动而被杀。

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①，撒路斯提乌斯由于批评了庞培而受到庞培的一名被释奴隶的还击，这个名叫列奈乌斯(Lenaeus)的被释奴隶在一篇措词尖锐的讽刺文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乌斯由于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元老院。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是个有名的庞培派。公元前54年任执政官之后，他到奇利奇亚去任长官，公元前50年回来任监察官。他设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乌斯赶出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要从生活上找一些丑闻作借口并不困难，这也是当时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

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②。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

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第3章)里所说的干了不光采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瞒是很不明智的作法。

公元前49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过的时候。恺撒一下子把财务官从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

① 《语法论》，第16章。

② 《阿提卡之夜》，第17卷，第18章。

玛尔凯路斯(Caius Claudius Marcellus) 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 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 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 900 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同于过去, 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 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 顶多也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 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的指挥官, 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 48 年他在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 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Scribonius Libo)(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的手下^①。

公元前 47 年, 撒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 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公元前 46 年, 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 实际上区别不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 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独裁者苏拉的侄子, 曾参加喀提林的阴谋, 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 65 年担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赐, 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 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撒路斯提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 不但未能成功, 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第十军团)到罗马后由恺撒亲自出面才解决的^②。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 46 年年初, 恺撒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正处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时, 撒路斯提乌斯登上了和小叙尔提斯相对的凯尔奇那岛(Circina), 并把敌人在那里的 大批粮食及时地

① 欧洛西乌斯, 6, 8, 15。

② 狄奥·卡西乌斯, 第 42 卷, 第 52 章; 阿庇安:《内战史》, 第 2 卷, 第 92 章以下。

运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营地里^①。他的这一行动对于恺撒之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酬谢他的服务，恺撒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的长官^②。我们知道，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高级官吏都是没有薪金的，大致相当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词salarium(来自sal这个词，sal意为盐，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语的salary即来自这个词)是到帝国时期才有的。官员一般靠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十分具体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长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尽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平时人们以服务的酬劳的方式所得的也会远远超过后来法定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奇乌斯法(Lex Cin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份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虽然可以到罗马元老院控诉长官贪赃枉法，但十之八九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有派别斗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会得到补偿的。罗马竞选官职，举办各种讨好民众的活动，豢养为自己奔走的门客，都要个人出钱，若非权贵出身或有权贵撑腰，一般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这一点和现代美国竞选总统要有财团支持有点相似。所以罗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往往造成了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了解这一点，才可以了解为什

① 《阿非利加战争》，第8、34章。

② 《阿非利加战争》，第97章。

么喀提林如此不顾一切地要竞选执政官。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将来外放时搜括财富，以便还债和供他继续挥霍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这一任长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见此公尽管一直在进行着要人们蔑视财富的说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当然，这也怪不得他，这已成了罗马当时的一种风气。搜括手段的残酷当然会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恺撒只需打一个招呼他就可以过关了。据《抨击》的不十分可靠的说法^①，撒路斯提乌斯为此曾贿赂了恺撒 120 万谢斯特尔提乌斯^②。对于此事，一则事实的真伪尚难确定，只能姑妄听之。但按情理推度，拥有独裁权力并且一贯慷慨大度的恺撒决不会把区区这样一点钱放到眼里。以这样一点点钱视为恺撒和撒路斯提乌斯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可怜的想法，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撒路斯提乌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从他在恺撒死后买下了他的别墅和置办了一所闻名于后世的所谓撒路斯提乌斯园(Horti Sallustiani)可以看出。撒路斯提乌斯园在罗马北端科利努斯门附近，和路库路斯园邻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欧山(Monte 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玛尔斯广场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尼禄、韦伯芎、涅尔瓦和奥勒略的皇家园林。

作为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恺撒相始终的。撒路斯提乌斯在恺撒的庇护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权贵当权的社会，如果相信他写给恺撒的信和他对恺撒的演说的话^③，那末他的恢复古罗马传统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

① 第 7 章。

② 罗马基本货币单位，用青铜铸造。

③ 在学术界一般承认这两篇文字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的作品。

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灭，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不再参预后来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卒年一般定为公元前35年，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前夜了。

此外，据耶洛尼姆斯的记述^①，撒路斯提乌斯娶了西塞罗的离婚的妻子特伦提娅(Terentia)。特伦提娅和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离婚，西塞罗已经60岁，这时他虽然得到恺撒的谅解返回意大利，但过的却是寄人篱下悒郁寡欢的日子。特伦提娅这时离开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特伦提娅的生年史无明文，假定他们相差10岁，而她离婚后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乌斯大10岁。富家出身的特伦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罗经济方面的拮据^②，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为暴发户的撒路斯提乌斯会对她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无所事事，悠游林下。他拿起了笔从事著述，而最后这10年的著述活动反而使他不朽，成为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明。在这将近10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段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末情况大致是这样：

《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 CAESAREM,

① Adversus Iovinianum, 1.

② 恺撒和庞培摊牌之后，西塞罗把他在奇利奇亚一任长官所得送给了庞培。

SENUM DE RE PUBLICA ORATIO) 写于公元前 50 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与庞培对峙时期;《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ULA) 写于公元前 46 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喀提林阴谋》(Bellum Catilinae直译是《喀提林战争》) 发表于公元前 43 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lum Jugurthinum) 发表于公元前 41 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iae) 记述从公元前 78 年到公元前 67 年大约 12 年间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公元前 78 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Lepidi cos.ad populum 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 78 年,是抨击苏拉的统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 Philippi in senatu),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C.Cottae ad populum 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 75 年度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 Macri TR.PL.ad plebem),公元前 73 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ula Cn.Pompei ad senatum,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 75 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

信》(Epistula Mithridatis, 公元前 69 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王阿尔撒凯斯, 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字精采而被后世的修词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 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段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 德·布罗斯 (De Brosse)、克里茨 (Kritz)、狄奇 (Dietsch) 和茂伦布莱舍尔 (Maur-enbrecher) 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 可能是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 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 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 因为就文笔而论, 《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 更成熟些。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

撒路斯提乌斯少年时在罗马从名师学习; 青年时开始从政, 也像当时一般罗马青年那样, 干正经事也干荒唐事; 发生战争时就随军出征, 吃得了各种各样的苦头, 退下来又能拿起笔来写文章, 这就是共和时期中上层罗马人的写照。从《高卢战记》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恺撒那样出身高贵的人, 也决不是弱不禁风的贵公子, 而能够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年轻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似的屋大维 (奥古斯都), 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 那就无论什么苦也经受得住, 从而得到恺撒的赏识, 认为他够得上罗马人的标准。要想养尊处优, 克拉苏应当算是满有条件的了, 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 挥师东征, 虽然最后战死在外面, 却不愧是古罗马人。恺撒对撒路斯提乌斯无疑是赏识的, 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极力报效, 你看他自公元前 49 年之后, 为了恺撒的事业几乎是马不停蹄, 东西南

北四处奔走出现在各个关键的场合，那劳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奇尔奇那岛的战斗，更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以文笔见称的罗马史家同时又是坚苦备尝的斗士，这和帝国时代专作皇帝侍从的文学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的情况。

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毁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 Mucius Scaevola)补充整理了80卷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 maximi)(已佚)。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前239年—前169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

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 公元前 151 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 Acilius, 曾为公元前 155 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作过翻译], 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 但是它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 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 宣扬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 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 所以撰史时使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 这种作品不能被承认为真正的历史作品, 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前 234 年—前 149 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统的、保守的罗马人, 对罗马文化中的希腊影响一向深恶痛绝, 而宁肯保持罗马粗犷质朴的特色。在文化方面, 重要的是他制订了散文的拉丁语; 罗马人对希腊取得的胜利使他不能容忍罗马人继续用希腊语写作。他写了一部 7 卷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 时间从意大利和罗马的早期历史一直到他当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编年体而是分成若干题目来叙述的, 文字虽然朴拙, 但是已经有了真正史书的规模, 只是在取材方面, 除了罗马的有关文献之外, 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腊人的作品。可惜全书已失传, 只有片断保存下来。

在大加图的影响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同时代人还可以举出路奇乌斯·卡西乌斯·赫米那(Lucius Cassius Hemina)和格涅乌斯·盖利乌斯(Gnaeus Gellius)。这两位老编年体作家也都系统地记述了从早期到他们当时的罗马历史, 这些作品本身虽然没有传下来, 其内容却部分地保留在后来的历史作品里。

以上就是撒路斯特乌斯撰史时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罗马史学情况。如果他也能写一部从古代以来的通史的话——他的老师阿泰

乌斯·腓洛洛古斯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份提纲——那么他所能依据的拉丁文献实在有限，而只能照抄希腊语作品里提供给他的大量“演义”。对于通晓希腊语的撒路斯提乌斯来说，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获得的。且不说这些材料大都没有什么依据，那些为贵族树碑立传的东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口味的。而且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过这一活动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负，尽管他说他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如何通过撰史表现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对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阴谋》的开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重点引者所加，下同），因为我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从财富和美貌得来的声名是转瞬即逝的和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荣的和不朽的财富。”^①

“……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

^① 第1章。

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则他们便认为你的话即使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①

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致被人指为荒诞无稽，那么就以记述自己亲历的事情为好，而自己这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志愿：

“……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决心从此再也不参预政治生活……我决心回到我过去向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情挑选出来，笔之于书。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为这时我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②

由于他本人受过希腊教育，接触过希腊的史书，对比之下，罗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像他所说：

“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不是像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③

① 《喀提林阴谋》，第3章。

② 同上，第4章。

③ 同上，第8章。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已有的大量用希腊语写的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只起一种宣传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腊本身的伟大历史作品相提并论。那里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对待。至于早期诗体拉丁语的有关神话历史传说的记述，也还太原始、太简陋、太零碎，难以列入史书之林。难怪撒路斯提乌斯会发出罗马无史书的慨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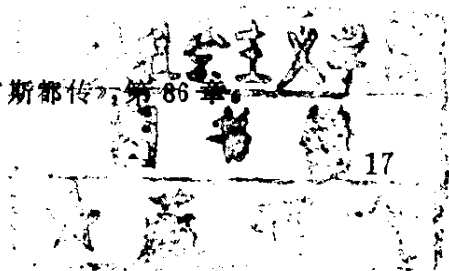
几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毁于高卢之劫，而抄录那些编造的故事又于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乌斯只能从身边的历史来着墨。喀提林的阴谋是他亲眼目睹的，里面的不少当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达的战争虽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关资料，许多亲历此事的老一辈人还有在世的，更何况他在北非担任过长官，熟知那里的风土人情，所以写起来也更觉亲切。《历史》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亲历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应手当不在话下。

至于撒路斯提乌斯为什么先从记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据他自己说，“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①。他写作这篇专题的历史著作时不但可以依据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献（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罗已发表的演说等等），还可以向有关人员查询，比如有关克拉苏是否参加了阴谋的问题，他就直接向克拉苏本人打听过。所以说，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无论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章，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都是备受后代重视的重要文献。

作为用散文写作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直接的源流应当说是老加图。观点不用说了，就是文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乃至攻击他的人竟说他抄袭监察官加图的作品^②。比如拉奈乌斯就说

① 《喀提林阴谋》，第4章。

②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10、15章；《奥古斯都传》，第86章。



他是“古人、特别是加图的语言的一个无知的抄袭者”^①。但关于他在史学中的地位，罗曼却说：“……当撒路斯提乌斯不得不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即公元前45年），他决心从事撰述；这时罗马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配得上这个名称。”^②这实际是把他说成是罗马的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了。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受希腊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响也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喀提林阴谋

下面我们就简略介绍一下喀提林阴谋这一事件本身。

喀提林的阴谋是在共和国末期罗马表面上繁荣而内部动荡不安，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夕发生的。这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势力急速扩大的庞培，庞培和克拉苏，庞培和后来异军突起的恺撒，克拉苏与恺撒同元老院贵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贵族出身的恺撒成了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保守立场。

喀提林的阴谋就是这种错综复杂形势的一个爆发点。

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个有广泛上层联系，但是破落的贵族之家。他在不久前的内战里站在苏拉一面，是一位卖力的打手。苏拉独裁进行大屠杀大没收(公敌宣告)时，喀提林又是他的一个急先锋，这期间他当然捞到了不少的油水，但总的说来没有受到苏拉的重

①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10章。

②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法译本序，第iii页。

用。他什么时候开始从政，史无明文，但公元前 68 年他已经是行政长官了；公元前 67 年他从阿非利加长官任上返回罗马后因勒索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 66 年提出竞选公元前 65 年度的执政官时，他的诉讼问题因尚未了结而被取消了竞选资格。由于罗马当时外放者几乎无人不贪赃枉法，因而行省长官回来后被控乃是常见的情况，对这一问题本来是可松可紧的，偏偏主持此事的执政官沃尔卡奇乌斯·图利乌斯(Volcacius Tullius)对此毫无宽假之意，就和对待另两名候选人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和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独裁官苏拉的侄子)一样。后两个人也是在当选之后因发现有行贿行为而按照公元前 67 年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法(Lex Calpurnia)被取消了执政官职位和元老资格的。这一点只反映出派别斗争的激烈而并不说明这个“可以出售的”罗马在政治上已经有了执法严明的迹象。但使他们极为恼火的却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 67 年度的执政官、两个保守派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ius Calpurnius Piso)和马尔库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欧(Marcus Acilius Glabrio)正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行贿而“当选”的。其实这些当选的执政官几乎都是权门子弟，高级官吏的职位照例是由他们包办了的。这些人就像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的演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

“他们的祖先把他们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了他们——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

“……他们那些人间最无耻的人用他们的罪行玷污了他们自

己之后，竟还要夺取有道德的人们应得的报偿！”^①

但这些权贵之间相互斗得也是十分凶狠的。两位落选的执政官竟想组织暴徒，让他们在通过补充选举当选的执政官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克瓦图斯(Lucius Manlius Torquatus)元旦就职并同元老院成员见面(在朱比特神殿)时杀死他们，并夺取他们的棍束(执政官的权力标记)。他们的气焰极为嚣张，奥特洛尼乌斯本来就是个好惹事生非的人，负了一身债的喀提林更是干起坏事来百无禁忌，所以新任的执政官在元老院的关照下作了相应的防范。即使按照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里的说法，^②这一暴力行动后来延期到元老院开会的2月5日，但终归还是失败了。

历史上这所谓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阴谋，其主角其实并不是喀提林，喀提林只是一个参加者，是苏拉出钱拉来的一名打手。其余的参加者我估计也都是那些破了产的贵族子弟。我甚至怀疑这甚至算不上阴谋，而是一种表示不满的武装威胁，只是想给新执政官一点颜色看看而已，因为不可能有这样明目张胆的“阴谋”。在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为行贿事受到审判时，他便有了利用自己的剑奴冲散法庭的打算。这时的选举没有一次不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受到政敌的武装威胁和人身伤害已经是家常便饭。这次许给喀提林的报偿是支持他竞选公元前64年度的执政官。许给另一个参加者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的报偿是使他去两西班牙(远、近西班牙)任长官。

这场官司从公元前65年一直拖到第二年；对喀提林来说，竞选公元前65年度执政官的资格被取消后，竞选公元前64年度执政官的机会也随之成为泡影。当选公元前64年度执政官的是路

^① 第85章。

^② 第18章。但这次延期在西塞罗的作品里找不到任何旁证。

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Lucius Julius Caesar)和盖乌斯·玛尔奇乌斯·费古路斯(Gaius Marcius Figulus)。路·优·恺撒就是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在高卢作战时担任过他的副帅的那一位,也可称得是一位战将了。喀提林据说还是用金钱才摆脱了诉讼的困扰的。

一身是债的喀提林哪里有钱去竞选执政官,去贿赂别人?从个人来说,像喀提林那样的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只要不挥霍、不放荡,要竞选执政官的钱和其他条件是会有的,做一任执政官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他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弄来的钱挥霍光了,就只好指望再以同执政官(proconsul)的身分外放再去搜括一笔钱。另一方面,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克拉苏为了同正在外面的庞培相抗衡,他也有必要在罗马拉拢一些闹得起来的帮手,所以看来克拉苏和苏拉都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在高级营造官任上的恺撒,他为了讨好民众,把自己的产业花光了之后自己还负了债,当然没有帮助喀提林的力量。

竞选公元前63年度执政官的有7人,除了喀提林之外,他们是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盖乌斯·安托尼乌斯·叙布里达(Gaius Antonius Hybrida)、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克温图斯·科尔尼奇乌斯(Quintus Cornicius)和盖乌斯·李奇尼乌斯·撒凯尔多斯(Caius Licinius Sacerdos)。其中以喀提林、安托尼乌斯和西塞罗三人占较大优势。喀提林门弟高贵、联系广泛、活动能力强,这一点连撒路提乌斯也不能不承认,再加上有后台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应当是一个热门。安托尼乌斯是死在马略的屠杀之手的那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的儿子,此人也有掷千金的浪荡公子的一面,一度曾被元老院开除(公元前70年),但他